

郭
子
思

郭沫若全集

文学编 第七卷

高 漸 离
孔 雀 胆
南 冠 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郭沫若全集
文学编 第七卷

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 $\frac{1}{2}$ 插页 5

字数 280,000 印数 1—10,400
1986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019·3999 定价：4.85 元



一九四三年前后摄于重庆，左侧有沈钧儒题词：“人如其文文如其人絜然而秋蔼然而春人钦其表而吾仰其真 钧儒”



一九四二年夏与日本反战同盟、文化工作委员会及孩
子剧团的成员们在重庆赖家桥(前排左起第五人为作者)



《〈孔雀胆〉的故事》手稿之一页



《南冠草》手稿之一页



四十年代与田汉等文化工作者在重庆

第七卷说明

本卷收《高渐离》、《孔雀胆》、《南冠草》三个剧本及其附录。

《高渐离》初版于一九四六年，上海群益出版社印行，名《筑》。一九四八年三月作者作了校改，次年九月由群益出版社第二次印行。一九五七年编入《沫若文集》第四卷时，作者又作了较大修改，改名《高渐离》。现据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《沫若文集》第四卷版本编入。

《孔雀胆》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。一九五七年编入《沫若文集》第四卷时，作者作了修订。现据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《沫若文集》第四卷版本编入，于附录部分增补《孔雀胆归宁》一文。

《南冠草》于一九四四年三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，扉页题《金风剪玉衣》。一九五七年编入《沫若文集》第四卷时，作者作了修订。现据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《沫若文集》第四卷版本编入，于附录部分增补《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》一文。

第七卷 目录

高渐离

第一幕	4
第二幕	28
第三幕	54
第四幕	75
第五幕	98

附 录

关于筑	113
剧本写作的经过	118
人物研究	122
校后记之一	128
校后记之二	129

孔雀胆

第一幕 通济桥畔劳军	134
第二幕 梁王宫之后苑	159
第三幕 段平章之居室	185

第四幕 通济桥前行刺	220
------------	-----

附 录

《孔雀胆》的故事	250
《孔雀胆》故事补遗	258
昆明景物	264
《孔雀胆》后记	265
《孔雀胆》的润色	273
《孔雀胆》二三事	277
《孔雀胆》资料汇辑(昆明杨亚宁来函四件)	281
孔雀胆归宁	303

南冠草

第一幕	308
第二幕	332
第三幕	356
第四幕	378
第五幕	394
尾 声	410

附 录

夏完淳	413
侯玄涵《夏允彝传》	449
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	454

高 漸 离

本剧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日桂林《戏剧春秋》月刊第二卷第四期。

人 物

秦始皇——年四十一。

胡 亥——秦始皇之第十八子，年十一。

赵 高——秦始皇之中车府令，与秦始皇同年。

李 斯——廷尉，年近五十。

蒙 硅——上卿，年五十余。

夏无且——侍医，年近四十。

徐 福——齐之方士，年六十。

高渐离——荆轲之友，年四十许。

宋 意——高渐离之友，与高渐离上下年纪。

怀清夫人——巴蜀寡妇，年三十许。

怀贞夫人——怀清之孪生妹，高渐离之女主人。

（此二人应由一人扮演。）

阿 季——怀贞之子，年十一。

黄 媞——怀贞之老佣妇，年六十余。

其他：酒客二人，卫士长一人，卫士、宦者、童男女等各若干人。

时 间

秦始皇二十八年（第一次东巡郡县）。

地 点

第一幕在宋子，余在琅邪。

第一幕

宋子①城北门外，城下为白渠水，一名宋子河。城垣一带斜走，左前隅城门一道，侧向右，门上横额篆“宋子北门”四字。门前不远有拱桥一道，上有栏杆。桥头靠后侧有大槐树一株，时有落叶飘飞。树下酒家一座，左后两面临河，座场轩豁。右手前方有矮柜围成一账场，柜上有杯箸等物之陈列，当垆者即坐于此。后方通内室及厨房，不可见。在击筑声中开幕。声自舞台右翼漏出。酒家前一老妇人扫地，此即老女佣黄媪，年已六十余，俨然以家长自居，视酒家主妇怀贞夫人如其女，视怀贞之子阿季如其孙，极爱唠叨干涉。十分殷勤，不辞劳苦。

黄 媪（自语）这老槐树，秋天来了，真是糟，刚才扫了的地，一下又落满了。

阿 季（在城内，唱《易水歌》②，与筑音合拍；只闻其声）

风萧萧兮易水寒，
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

① 秦地名，本属赵地，故址在今河北赵县北。

② 易水，在今河北西部，源出河北易县。战国时荆轲行刺秦王，燕太子丹在易水边为他饯行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歌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后人称为《易水歌》。

阿季年十一岁，自城门跳跃而出。

高渐离(此时变名为“燕大”，为酒家佣保)随后，年四十许，左肘挂一大菜篮满盛蔬菜，右手提酒一卣。

黄 媚 (闻阿季歌声，抬头注视城门；见阿季跳跃而出，即干涉之)季哥儿，你当心点走啦，不要摔倒了。燕大！你这人太不留心！你为什么不把季哥儿牵着？你不怕把他摔倒吗？

阿 季 (已跑至桥上)谁要人牵我？我又不是猴子！

黄 媚 (投去手中扫帚，踉跄前进，迎接阿季)你不要真的摔倒了，你慢些呐。

阿 季 (投入黄媚怀中，吊其颈，几使后者摔倒)黄妈，妈呢？

黄 媚 哎呀，你真象个猴子！你妈在厨房里，烧好饽饽在等你啦。

阿 季 (放下黄媚，向酒店奔去)我真高兴！我肚子正饿得没法。(上座场，向右手跑下。)

黄 媚 燕大，你这人真是有点糊涂，也不想季哥儿连早点都没有用，一大清早就把他带进城去，闹了这一半天才回来。你们在城里没有买点东西吃吗？

高渐离 没有的，因为在外边吃东西不放心。

黄 媚 你是吃了早点去的，倒没有什么，你不是把季哥儿饿坏了吗？

高渐离 我看季哥儿玩得很高兴，也就没有注意到，真是对不住。

黄 媚 哼，我看你是故意捣蛋！你为什么连走路都老是那样慢吞吞的？象你那样斯斯文文的，帮什么人哟！

高渐离 (此时已步上桥头, 将下) 黄妈, 请你原谅我, 我因为还没有做惯。等我做惯了, 便会更快得一点。

黄 媂 哼, 你还没有做惯?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?

高渐离 我以前吗? (略停) 我以前还不是一样的帮人。

黄 媼 你帮了一辈子的人, 蠢长了四十来岁, 都还没有做惯? 你到我们这儿来, 也快两个月了, 不是家大人怀贞留你, 老实说我是决不肯同你一道做事的。我看你这人, 根本就不象一个帮人的人。你回家享福去好了。帮什么人呢? 要帮人, 就得卖力一点! 你把菜篮给我吧。(将菜篮夺过手去。)

高渐离 多谢你, 黄妈, 我以后更要脚快手快地做。(略停, 留意击筑的声音, 忽尔停止, 自语般地) 那奏乐的不是昨天来过的那位瞎子老人吗?

黄 媼 就是他啦, 刚才又在这儿盘旋了好一会。他敲打的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啦? 琴不象琴, 瑟不象瑟的。

高渐离 那东西吗? 那叫做筑。因为是竹子做的, 又因为用竹尺在打, 所以叫做筑。那是南方来的东西啦。

黄 媼 唉, 看来你很内行啦。

高渐离 从前也学过一下, 近来老早丢了。

黄 媼 大约也很难学吧? 你假如学好了, 就给那老头儿一样, 打着走江湖, 卖卖唱, 比你来帮人怕要安逸的多呢。

高渐离 我也在这样想, 可惜我没有学好。

黄 媼 象你这样不起劲的人, 我看你就学什么也学不好。那瞎子老头儿别的我不喜欢, 只喜欢他打得满有劲。

高渐离 其实他打得并不高明。

黄 媛 你打得更要高明，是不是？哼，不要在背地里说大话！在背地里说大话的人是最没出息的人，我就最讨厌！

(将扫帚拾取，提着提篮往右翼走去。)

怀贞夫人年三十许，因孀居，装束异常朴素，头上尚蒙一白巾，与阿季由内厨中走出，在账场中，坐定。阿季手握饽饽数枚，走至座场边缘。

阿 季 (向高渐离)燕大，你上来，我拿饽饽给你吃，满甜啦。

高渐离 (步上座场，将卣置于柜上)多谢你啦，季哥儿，我是吃过早点的，我不饿。

阿 季 (执拗地)妈妈做的饽饽好吃啦，你吃一个。

怀贞夫人 燕大，你接他一个吧。

高渐离 (如嘱)多谢你啦，季哥儿。

阿 季 (甚得意)你不要多谢啦，我回头还要请你把荆轲的故事再讲一遍。那故事是满好听的。我将来长大了的时候，就要学荆轲。

怀贞夫人 阿季，这样的话不能随口乱讲！在外边千万不要讲这样的话，你听见没有？

高渐离 真的，季哥儿，这样的话是不好乱说的。你要晓得，荆轲的七族都被人杀干净了。他的朋友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见世面的啦。

阿 季 他的朋友怎么那样不济事呢？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替他报仇呢？

怀贞夫人 (语气严厉)阿季，你还要乱说吗？